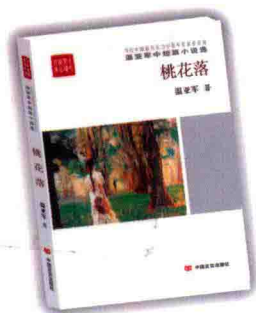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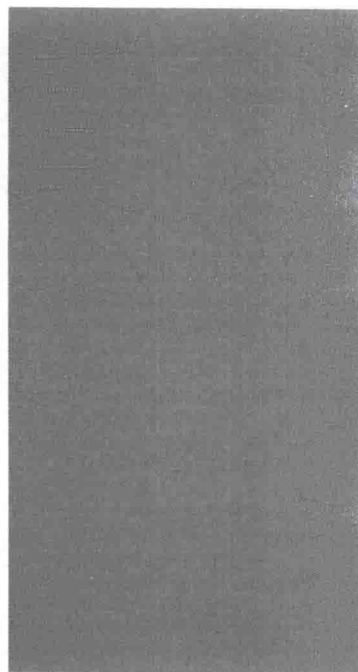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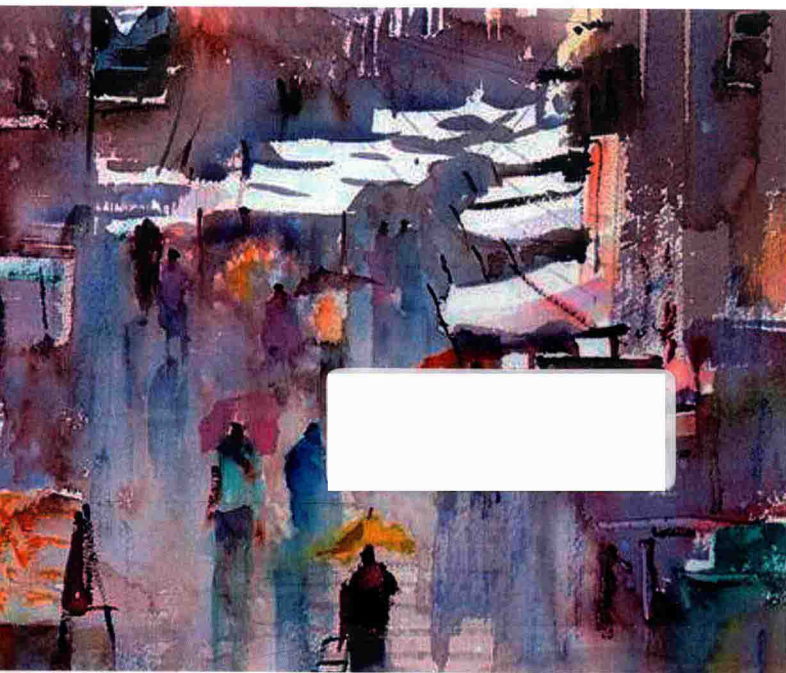


全民
阅读
精品
文库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温亚军中短篇小说选

庄莎的方程

温亚军 著



温亚军继《桃花落》上榜“出版界图书馆
界全民阅读好书榜(50种)2015—2016”后，
又一全新小说精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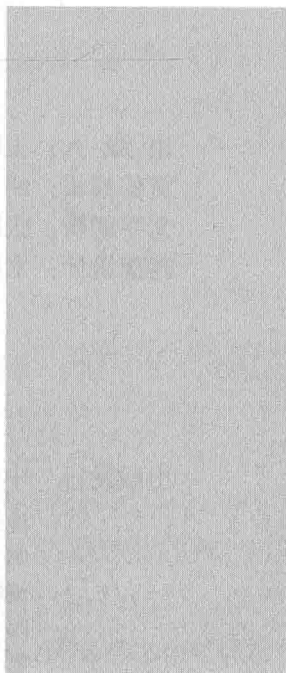
中国言实出版社



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
温亚军中短篇小说选

庄莎的方程

温亚军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庄莎的方程：温亚军中短篇小说选 / 温亚军著 .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71-2105-3

I . ①庄… II . ①温…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0488 号

出 版 人：王昕朋

责任编辑：胡 明

文字编辑：张凯琳

封面设计：水岸风创意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4.5 印张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7-5171-2105-3

目录

北京不相信眼泪 /1

庄莎的方程 /41

在路上 /52

葵花向阳 /84

非典型爱情 /92

丙家父女 /105

小锅饭 /115

谁说我有病 /124

塔城之塔 /146

黑洞 /155

你陪谁玩 /162

白墙 /170

夏天的春水 /182

万克是一条鱼 /189

天堂的路是否平坦 /203

走在我身后 /214

后记 /222

北京不相信眼泪

—

郝倩倩被房东领进这套三居室，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看的是带阳台的这间屋子，深秋的阳光算不得热烈，但洒在小小的阳台，一片温暖祥和。郝倩倩喜欢这种被过滤的阳光温软地照在身上的感觉。按理，租房还是要杀一下价的，她藏起脸上的欣喜，装出一副犹豫的样子，提出月租降一百。房东是个老太太，北京本地人，慈眉善目，看上去不像特精明的老女人，但她早从郝倩倩的眼神里看到了她对这个房间的喜欢。老太太坚定地摇摇头说：“我说过的，这已是最低价，你要看不上，可以去别处租！”

一句话，郝倩倩看出老太太慈善的外表下精明着呢，不再二话，当即交了半年的房租，把自己安顿在朝南的这间小屋里。屋子不大，可带着小阳台，主要是小阳台上静悄悄的阳光，这是郝倩倩最满意的，从此以后洗过的衣服就会有阳光的味道了。不像原来租的那个地下室，长长的石阶，每次往里走时，就有种走进坟墓的森然感，洗过的衣服都是阴干的，从没见过阳光，到后来，甭说身上的衣服，就连身体她都觉得能拧出水来。一个住在没有阳光地方的女人，是很容易被敏感的人感觉到的，已经有女同事开始躲避她，怕沾上阴气。郝倩倩一气之下，坚定地搬离地下室，要租个带阳光的住处。这次租的房很中郝倩倩的意，离上班的地方不算太远，楼下就是公共汽车站，到哪儿都很方便，最关键的，屋里有阳台，阳台上

可以随意堆自己的东西，湿淋淋的衣服挂在洁净的阳光里氤氲着一种温馨，还有，阳台的感觉像是两个屋子一样，真是太好了。郝倩倩当天就把自己的东西搬了过来，等把屋子整理好，她心里不由叹息一声，积蓄在心里的郁郁之情一下子风吹过似的变得干干净净。

可是，当天晚上，给郝倩倩带来美好感觉的阳台，就给她带来了麻烦：住北边屋子的齐静梅要在郝倩倩的阳台上晾衣服。初来乍到，郝倩倩没法拒绝，当她看到齐静梅挂在那儿的三角短裤、胸罩中，还有一条男人的内裤，心里像哽了一块东西，很不舒服。

齐静梅是个见面熟，门都不敲就提着湿淋淋的衣服闯进了进来：“刚搬来的？速度真快，昨天这里还空着呢。哦，我是北边屋的邻居。在阳台上晾个衣服。”直接向阳台走，连征求郝倩倩的意见都省了。

郝倩倩愣怔间，齐静梅已走到阳台。郝倩倩措手不及，见齐静梅在她刚挂上去的衣服里东瞅西瞧，找间隔大点的空隙。郝倩倩冲到阳台把自己的衣服往边上推出一大块空白来。

好像天经地义，齐静梅连个谢字都没吐，把内衣外衣一股脑儿挂到绳子上，还蜚回头拍了句郝倩倩的马屁：“和你做邻居肯定合得来，一看你就是个善茬。”边说边朝东边屋子努努嘴，“不像东边住的那位，仗着是文化人，傲慢得很，眼里都装不下人。我不喜欢她！”

郝倩倩一脸的莫明其妙，她搬东西进来时，东边和西边的屋都关得严实，齐静梅是初次见面，东边的屋住着什么样的人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刚见面就说人的不是？

郝倩倩对齐静梅有些不屑。

见郝倩倩不语，齐静梅盘查可疑分子似地问道：“老家是哪的？多大了？来北京几年？干什么的？”

郝倩倩忍了忍，还是一一作答。

“软件公司啊，原来是白领，怪不得呢，一个人住这么贵的房。”齐静梅的语气显得很懒散，好像刚才的话不过随口一问，并没有要等答案的意思，所以也听不出有羡慕的成分。

来而不往非礼也。郝倩倩本不爱打听别人的事，但人家问你了，自己不回问一下显得有些生硬，她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人家，就含糊地问齐静梅

的情况。

齐静梅大大咧咧地说：“你叫我齐姐好了，比你大十岁，咱们不是同代人，没有共同语言。我没你幸运，啥也不会，原来学的统计，不喜欢原来不死不活的工作状态，辞了工作来到北京，没想到首都什么都统计好了，不需要我这样的统计员。做北漂一族，也漂不到实处，只好住北边见不到阳光的便宜房喽。”

这是一幢三角形的老式塔楼，三居室中只有一间朝阳面，就是郝倩倩住的这间。进门是一间公共客厅，东边一间大一点的卧室，也带一个阳台，只是不朝阳面，朝东，早晨能晒一会儿太阳，光线还算不错，主人叫何婷婷，是位在读研究生，经常与导师加班搞学科项目研究，有时几天都见不到人影。

再就是朝北的那间，齐静梅住着，屋子也不算小，可没阳台，常年晒不到阳光。齐静梅不把衣服晾到郝倩倩的阳台上，就只能阴干。郝倩倩受过这份罪，能体谅她的难处，不就晾晒个衣服嘛，又不占你的床，何况，她一人的衣服也占用不完。

齐静梅是南方人，每天有换内衣的习惯。这是个好习惯，一个常换内衣的女人显见得比较爱干净。郝倩倩对此并无异议。问题是，齐静梅每天要晾一条男人的短裤，这叫郝倩倩心里怪不舒服。一个女孩子的屋里，晾着陌生男人的短裤，这叫谁心里也舒坦不了。房子是三人合住，而且全是女性，房东当时在租房信息上写得明明白白：只租女性，男人免谈。不知是房东老太太对男性有什么偏见，还是曾经受过男人的伤害，反正，她在电话上也再三对郝倩倩强调，只租女性，男性免谈，还叫郝倩倩心里有种踏实感。

郝倩倩没什么不放心的，她从没担心过安全问题。从女性的角度来看，郝倩倩被男性骚扰的概率不会太高，中等水平吧。至今，除过办公室的那个临时负责的老男人时不时蹭一下她的胸或者屁股，她还没正式被哪个男人骚扰过呢。郝倩倩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但房东说只租女性，不租男性，却并没有强调不能住男性。齐静梅屋里就住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男性，看上去年轻又精干，与三十五六岁的齐静梅是什么关系，郝倩倩又不是白痴，不动脑子也能想明白。这不是她操心的事，懒得管人家屋里住的是什

么男人呢，跟她没丁点关系。可是，齐静梅三番五次把那个男人的内裤晾在自己的阳台上，她关门可以躲开与男人会面，却躲不开男人的内裤堂而皇之在她眼前摇来晃去，而且看齐静梅的架势，已经把这个阳台当成公共的了，只要郝倩倩不说话，她铁定了要一直晾下去。郝倩倩心里咯应得慌。

受刑一样忍了几天，郝倩倩决定与齐静梅说说此事。这天晚上等她来晾衣服时，郝倩倩拐弯抹角说到男人的内裤。齐静梅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很认真地说：“你说了半天，是问我与这条内裤主人的关系是吧？他是我老公，现任的，有法律保障的。”

倒弄得郝倩倩满面通红：“我不是这个意思，齐姐。”

郝倩倩叫她齐姐理所当然，人家比你大十岁，称呼上没吃亏。

“不是这个意思也没关系，”齐静梅说，“第一次见面，我们俩都觉得年龄不相当，他比我小几岁，可这能说明什么？只准男人找年龄小的，女人就不能找？告诉你吧，年龄小的就是好，劲大，结实，耐折腾！”

说这些话，齐静梅的嗓门一点也没有降低。郝倩倩羞得低下了头。

齐静梅说得来劲，盯着郝倩倩又问：“你该不会还没男朋友吧，赶紧处一个，就不会为我的话害羞了，也就知道我这话说得不假。”

郝倩倩没敢回应，担心她会说出更露骨的话来。她也没好意思不让她在阳台上晾男人短裤。就这样，齐静梅老公的短裤理直气壮地晾在郝倩倩的阳台上，旗帜似的，每天雷打不动。

二

郝倩倩第一次见何婷婷，是搬进来的第四天傍晚，她在公用厨房煮了一碗鸡蛋挂面，正要端到自己屋里去吃，经过客厅时，何婷婷推门进来了，两人都一愣，随即会心地浅浅一笑。郝倩倩还主动打了声招呼：“你好！”

何婷婷个子不算太高，但天生丽质，略有点发胖，看上去不像齐静梅说的那样高傲。她点点头道：“你好！这么早就吃晚饭啦？”像早就熟悉似的，这叫郝倩倩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早吃早了一桩事。”郝倩倩说：“要不一起吃点？”

这是句客气话。何婷婷大概被这句话所打动，插入门内的钥匙不动了，

回头看着郝倩倩说：“我带了吃的，待会儿热热就行，你自己吃吧。只是别端进自己屋去吃，弄得满屋子饭味，放也放不走，影响睡觉呢。”

郝倩倩停住脚步，端着碗走也不是，放也不是，有点尴尬。

何婷婷又说道：“就在这吃呀，客厅大家都有份儿。没事的，你坐下吃，我马上热好饭，和你一起搭伴。”

这下，郝倩倩只能在客厅吃了。一碗面条还没吃完，何婷婷已经热好两三个餐盒，端来摆在茶几上，将一盒烤鸡腿往郝倩倩跟前推了推：“来，吃块鸡，我吃不完了。”

郝倩倩一时还不适应何婷婷的热情，她下意识地把手往一边挪挪，别扭地说：“谢谢，我已经吃饱了。”

何婷婷没注意郝倩倩的动作，往她的碗里看了一眼，夹起一块鸡腿放进去，说：“晚饭这么早，瞧你的清汤寡水，不吃点肉，半夜非饿醒不可！”

郝倩倩躲之不及，鸡腿已经落进她的面汤碗里，不接受已经不行了。她只好夹起鸡腿，慢慢地嚼着，觉得味道还不错。

这一幕，在厨房里忙乎的齐静梅全看到了，她撇着嘴，把锅铲弄得很响。

何婷婷脸上没任何反应，但郝倩倩还是注意到，她微微地蹙了蹙眉，内心里很不高兴的。何婷婷起身摁开电视机，换来换去找喜欢的台看。这个时间段的节目，不是各个电视台的新闻，就是广告，看着没意思，何婷婷把台停在北京一台，里面正在播体育新闻。但是，看上去她对这个节目并不感兴趣。

女人对体育感兴趣的不多。

何婷婷又要给郝倩倩夹鸡腿，这次郝倩倩毫不犹豫地把碗端开，她不能再接受了：“我真的吃不下了，晚上不能吃太多，容易……”突然意识到后面的话说出来不妥，便咽回去。

何婷婷却接过她的话茬道：“你还怕胖啊，我都不怕！其实胖点没啥不好，我的导师就经常对我说，女人还是胖点好，一胖什么都有了，不然，白做一回女人！”

说完，哈哈大笑起来。还别说，何婷婷很丰满，看上去更像女人。

这时，齐静梅把饭做好了，她和老公端来在茶几另一端坐下，出于礼貌，她将自己的饭菜往前推了推说：“倩倩、婷婷，来，再吃点，我今天炖

骨头汤了，味道还不错。”

何婷婷说：“我可不敢再吃，都胖成这样了。”说着，将自己盛鸡腿的饭盒往那边推推，“来，吃鸡腿。”

谁也没吃谁的，各吃各的。

第二天晚上，何婷婷没回来住，齐静梅对郝倩倩说：“昨儿个看到了吧，我们的这个室友可不简单，据她自己说，她研究生还没读完呢，已经把读博士的路子铺好了。因为要在北京落户口，必须读完博士才行。”

郝倩倩不知深浅地问道：“她怎么铺的路子，有这么厉害？”

齐静梅诡秘地一笑：“你没见婷婷的情绪这么好啊，她把自己的导师拿下了，听她前阵子说，她的导师已经闹离婚呢。”

三

客厅的电视基本上是个摆设，除过郝倩倩，各自屋里都有自己的电视机，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想怎么看就怎么看，也影响不到别人。郝倩倩不大看电视，节目总有作秀的感觉，腻人胃口。她倒是喜欢唱歌，尤其是那些很有意境的歌词，能听得心绪难平。自从老家大学毕业，到北京淘金后，真正进入工作环境，她就离歌曲远了，有了自己的生活秩序：奔波在上下班路上，努力工作挣更多的钱改变生活环境。同时，得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其实，郝倩倩是寂寞的，内心是孤独的。在这个年龄，孤独和寂寞是最可怕的，它能啃啮人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其实她也很想尽快交个男朋友，且不说是否能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定下来，至少可以有个慰藉，有个精神支撑，累了苦了，可以有个温暖的地方靠一靠，有个可以听她诉说的人。可是，在北京这个大得无边的都市，虽然放眼望去，哪儿都是人，她却不知道，那个会对自己有份疼爱的人到底在哪儿。有时候，她也会对某个男士微微心动，但避开人时，她又想对方会喜欢自己什么呢？她听了不少借谈恋爱骗人的故事，她怕自己也会上当受骗，再与人接触，尤其是男人，便十分小心。

郝倩倩有台笔记本电脑，在还没弄清新的住地能不能装宽带上网时，她把业余时间都用在玩游戏上，像个孩子似的，收不住手。玩的时候长了，

也有烦的时候，就用手机上阵子网，倒腾自己的博客，她的博客跟她的人一样冷清，偶尔会有些过路的进来溜达一下，几乎没有留言。这也难怪，她的博客不经常更新，若有迎来送往，都是一副朴素得没一点色彩的东西，想要留住人，还真是一种奢念。郝倩倩只是顺大潮，大家都开博，她不开个显得落后、老土。本来就没什么心劲，没什么可写的，每天就那点鸡毛蒜皮的事，天天写不光重复，也没什么文采，成了流水账，谁看呀，又不是名人，靠名气多少还能赚点人气，她也并不是那种靠漂亮脸蛋或暴露身体某个部位就能引得“啧啧”声一片的女人。

无聊的郝倩倩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上班朝九晚五，规律得叫人发疯，下班又没男朋友卿卿我我，回到这个租住的屋子，面对的是一团清冷。出去逛逛街，外面的诱惑太大，自己的荷包不鼓，与其被诱惑煎熬，不如不去被诱惑。还有现在看哪儿，她都能感到暗藏的危险。怎么办呢，她怀疑自己的心理是不是有问题，又不敢去看医生。为使自己有所改变，郝倩倩主动承担起这套大居室里的公共卫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一份事做，总比闲着发愣强。而且这样才能加强与邻居的正常交往，不然，关上门一个人过自闭式的生活，她会离生活越来越远，她的社交障碍也只能越来越严重。郝倩倩不笨，通过几天的接触，她心里有了底，无论是齐静梅，还是何婷婷，她们都不是深藏心机的人，跟她们一起，她不用穿盔甲胆战心惊，至于背后嚼嚼舌头，一点都不奇怪，也不是有意要去中伤谁或有什么目的，女人嘛，不嚼舌头，哪像女人！

客厅、厨房、卫生间，三个最不容易打扫的地方恰恰是最容易脏的。郝倩倩刚开始打扫，齐静梅还觉得不好意思，搭把手一起帮着做，渐渐习以为常，连句客气话都不说了。有时，她手里握把瓜子，站在门口看着嗑着，还一边跟郝倩倩闲聊。其实，三个人中，最令人头痛的就是齐静梅了，别看她每天坚持换内裤，个人卫生弄得蛮勤快，可她的公共卫生意识最差，喜欢把东西乱扔乱放，瓜子皮随手扔得茶几上下都是，她还抽烟，烟灰毫无顾忌地随处掸，烟头随手就扔到地上，自己从来不扫；往厨房地面上泼脏水，却不见她拖；还爱将杂物扔进马桶，致使堵塞后也不打电话叫物业来人疏通。郝倩倩刚住进来没几天，马桶就堵了，她打电话叫来物业人员，人家从马桶里掏出一把避孕套，很不高兴，非常严厉地对郝倩倩说：“拜托

不要将这种东西扔进去，它是橡胶，水化不了，这点常识您应该有吧！”

郝倩倩弄个大红脸，想解释一下，物业人员已经背上包走了。那一刻，郝倩倩的心里气鼓鼓的，产生了再也不管卫生间的念头，反正又不是她干的，凭什么平白无故叫人说一顿？可到再堵塞时，她又做不到不管，毕竟她自己也得上厕所啊。不过还好，齐静梅的老公汪大志的素质比齐静梅高，只要是他看到堵塞或者脏了，就会顺手处理一下，到底是男人，做事比女人大度。

处了一段日子，郝倩倩从何婷婷的言行上看出来，她对公共卫生的意见很大，每次见齐静梅堆放在客厅的垃圾或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又不顾不顾时，她的脸色就阴得能滴下水来。见着齐静梅，眼皮都不撩一下。齐静梅也能看出这点，可她不但收敛，有时当着何婷婷的面，故意把菜叶什么的扔到垃圾筐外，看那架势，就是气何婷婷的。同在一个套房里住，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好当面说谁，她们之间的不满情绪都背着对方说给郝倩倩听，好像郝倩倩是个法官，听了她们的诉词就能做个公允判决似的。郝倩倩知道深浅，不发表意见，也不偏向谁，她默默地收拾残局。

郝倩倩承担了公共卫生，没有了可以冲突的由头，何婷婷与齐静梅彼此间的不满也有所冰释。这天傍晚，何婷婷很高兴，一进门就来找齐静梅说她和导师的关系进展情况。

齐静梅摆出老大姐的样子，再一次提醒何婷婷，警惕点，现在最难对付的就是那些老男人，坏着呢，他们锅里碗里的通吃，还当这些都是野食，不吃白不吃，光想占你便宜，不想负责任。多长个心眼不会错的！

何婷婷胸有成竹地说：“早料到他这一手了，我也不是吃素的，有把柄在咱手里握着呢，怕啥！”

齐静梅瞪大眼睛：“你把人家存折密码搞到手了？”

何婷婷哼了一声：“现在谁还要存折，钱都买房押在哪儿升值呢。你没看北京到处是工地，房越盖越多，报纸上却天天说老百姓没房子住，都叫那些公职人员把房买走空在哪儿等挣钱呢。哪像咱们寒碜，买不起房，只能租他们的住。”

“这时候说啥房子的事，我不爱听，你说得大家都知道。我是问你用什么把导师拿住的？”

“就用这！”何婷婷得意地一笑，轻轻拍拍自己的肚子说，“这里装了他老人家的骨肉啦，他想不承认都不行，DNA一鉴定，啥话都不用说，他认栽吧。”

齐静梅望着何婷婷的眼神有点不对劲了，惊愕。嫉妒。无奈。再恢复到正常，把脸贴到她的肚子上，轻轻地说：“你这个死妮子，啥时候怀上的，怎么没听你说起？”

“时间不长，才两个来月，怕有闪失，不敢说，这次专门去海淀妇幼保健医院请专家做过检查，铁定了，心里这才有底，这不就赶紧告诉齐姐你了。”

“你这个死妮子哟，”齐静梅叫道，“这么大的事，你都能忍住不说，真有你的。不行，齐姐不能便宜了你这个死妮子。”

这个时候叫死妮子，实在很受用。果然，何婷婷更高兴：“说吧，你想去哪儿搓？”

齐静梅思忖了一下，把何婷婷按到沙发上坐下，才说：“这可是大事，不能糊弄一下完事，你说是吧！”

何婷婷点点头。

齐静梅反而不好意思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她高声叫厨房里的郝倩倩：“倩妹妹快放下你的破挂面，咱们今晚去吃婷婷的大户，你说个地方，去哪儿才足以庆贺这么大的喜讯。”

郝倩倩一手拿筷子，一手拿着还没下锅的干挂面，从厨房出来，说：“水已经烧开，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她在厨房早已把齐静梅的话听清楚了，心说这种事躲都躲不及呢，怎么还值得庆祝。她想不明白，也不愿掺和进去，还是躲开点好。

“嗯——”何婷婷拉长腔调，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你是怕我请不起，还是认为这件事不值得庆贺？”

郝倩倩脸红了，不好意思再推辞，进到厨房把火关掉。

齐静梅轻轻拍打了一下何婷婷的手，不无亲昵地说：“打你个小妮子，口无遮拦，姐妹间还说这种话？倩妹妹，你不说地方，我可说了，这次不能放过婷婷，就去公主坟的‘东来顺’吧，这个季节，‘东来顺’的羊肉最肥。”

“咳，”何婷婷叹息道，“我还以为你要去前门的烤鸭店、迎宾楼呢，就这个‘东来顺’，我个人就能搞定，不用叫我的导师去埋单了。走，叫上大

姐夫，下楼打车！”

这顿饭气氛本来挺好的，四人围着一个紫铜火锅，吃得满头大汗。“东来顺”连锁店保留着炭火涮肉的传统，羊肉据说是从河北坝上草原直接运来的，红里透白，肥而不腻，配“东来顺”自制的佐料，口感极好。他们边吃边听服务生介绍“东来顺”历史。到北京三年了，郝倩倩不爱吃羊肉，从没进过“东来顺”，还是第一次听说“东来顺”以前为解决肥羊不腻口，从坝上草原把活羊一路赶到京城，好让羊多走些路掉膘。她觉得新鲜，只顾问服务员现在的羊是不是还是走路来的北京，一群羊，怎么进城呢，没注意到齐静梅已经喝了不少啤酒。开始说好不喝酒的，何婷婷有身孕不能沾酒，后来齐静梅说不喝酒没意思，缺了气氛，只管叫了啤酒，没人陪她喝，就与自己的老公一杯一杯地碰，结果，两人都有点喝高了。

齐静梅的老公汪大志，模样挺俊秀，平时文质彬彬，不善言辞，一个屋住着，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如果不是那身影没法抹却，还真跟没这个人似的。汪大志可能不太善饮，喝了几杯话就多了起来，也不管大家是不是在听，一会儿看看郝倩倩，又看看何婷婷，只管说自己的。他是干摄像的，科班出身，以前在老家湖南担任过不少电视剧摄像，在当地挺红火，据他说在行内有一定知名度，但为了爱情，辞职来到北京，在这里却没人认他，想去找拍电视剧的导演，连门都找不着，一次偶然机会遇上一个自称导演的人，他倒是蛮兴奋地凑上去，说自己是谁，结果人家一脸茫然。在北京这块地儿，怎么扒拉都能扒出一大堆各种所谓的“名人”，人家哪认你是谁呀。以为到北京天大地大，谁料想汪大志连施展拳脚的地方都找不到。摄像也算是一门跟艺术有关的职业，这玩意没标准，想把你说成一朵花，你就是片秋天的枯草也像花一样能绽出好看的颜色，好闻的香味。没办法。汪大志看来在北京只能是枯草，虽然花草是一家，但价值不一样。费很大劲汪大志费有时才能在哪剧组混点活干，还是个副摄像，就是说，比起正摄像来，工作全得他干，挣的钱却比人家少。没办法，在人家地盘上就得听人家摆布，不然，有本事回湖南施展去！

在北京要租房，日常生活的费用，还有他和齐静梅两家的老人，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汪大志的收入没保障，齐静梅更没固定资金来源，她什

么工作都干过：拉保险、搞推销、做代理、摆过小摊，自己还开过好几次店，由于她个性大咧，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又眼高手低，所有的行当里她都干不长久，到现在还处于“打游击”状态，真正“漂”一族。两个人的经济情况可想而知，经常入不敷出。汪大志怎么说也算是有过瞬间绚烂色彩的艺术家的，怎么能长时间耐得住这份寂寞，北京就像一座山似的，压得他挺不起腰来。静下来时，他会想自己在湖南的辉煌，心里茫然得很。实际上，他一直想要回去，继续从前的辉煌，他不想在北京漂了，地方太大，找不准方向。可齐静梅不愿回去，北京那么多人，不是个个都人模狗样！别人能混，咱为什么不能混？北京到处是机会，谁说哪天不叫咱撞上呢。哪怕混得再差，说起来也是在北京。齐静梅不回去，还有一个原因，她与前夫离婚时，与汪大志爱得死活来，双方家人全都反对，甚至以脱离关系威胁也没能阻止这场如火如荼的爱情闹剧。他们的姐弟恋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最后连单位都出面也无济于事，实在待不下去，她才携汪大志北上，离开时发誓一辈子都不再回去，心里憋着一口气呢。

酒一喝多，汪大志有点管不住自己，平日的温文尔雅不见了，端着酒杯发起牢骚，说当初要不离开湖南，日子不晓得过得有多自在，哪里会像现在，惨淡度日。话里有责备齐静梅的意思。当着同屋的姐妹，齐静梅很丢面子，把酒杯往桌上一摔，与丈夫吵闹起来。何婷婷和郝倩倩两人赶紧相劝，谁都不听。劝了几句，何婷婷有点不高兴，自己掏钱请客，怎么倒请出事来了，她索性懒得再劝，嘴角挂着冷笑抱着胳膊冷眼旁观，看了一阵觉得没劲，拿出手机发短信玩儿，倒要看看这两个人能吵到什么程度。

郝倩倩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一副无错的表情竟然把齐静梅给逗笑了。

笑够了，齐静梅才说道：“何必呢，这样吵来吵去能解决么子问题？还搅了大家的兴致，尤其是婷婷，齐姐对不住你，咱是为了高兴，却……来，我向婷婷赔罪！”

说着端起酒杯，与何婷婷的茶碗碰碰，一饮而尽。郝倩倩一看，这样就冰释了，心里松口气。

这下，大家却没话可说，再坐着干耗时间没什么意思。何婷婷象征性地问大家还要吃点什么，这是要结束饭局的客套语，谁都不傻。于是埋单，起身离开时，都不由得一阵轻松。

从此，何婷婷不再主动给齐静梅透露自己与导师关系进展情况，齐静梅要是追问，她便浅浅一笑，用“很不错”应付，然后走人，根本不给齐静梅再问“怎么不错”的机会。

齐静梅好奇心重，很想知道何婷婷与她的导师进展如何，同一屋住着，知道头不了解尾，是很难受的，而何婷婷的“很不错”空间太大，到底不错到什么地步呢？眼见何婷婷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又开始想导师知不知道何婷婷怀着他的骨肉，知道了会怎么做，是跟自己的老婆离婚，还是要她去打胎？或者给何婷婷一笔钱？一个人的猜测落不到实处，就好像心里有只猫在抓挠，终于忍不住，赶到郝倩倩的阳台晾衣服时，问何婷婷是不是给她说过这些事。

郝倩倩说：“她哪儿会给我说，我又给她出不了主意。再说，最近很少见她的面，快到年底了，公司里忙，我每天早出晚归，连个照面都难得，根本没机会和她说话。”

“这倒也是，”齐静梅手臂搭着湿衣服，神情担忧地说，“从她的表情上也看不出什么来，这丫头片子是个鬼灵精，心里可能窝着事。这年头，被男人甩掉的女人多了去啦。她把宝全押在肚子里的孩子身上，保不保险呐？万一她导师不认账咋办，做DNA也没用，那时，就得她一人带孩子。这丫头，也不跟咱说说，可以帮她拿拿主意嘛，这豁出去的可是她的一生呐。”

郝倩倩被齐静梅最后一句话感动了。看得出来，齐静梅不仅仅是为她的好奇心理，她是实实在在担心何婷婷呢。郝倩倩的心里立马温暖起来，她发现，自己的这个阳台阳光真的是很充足呢！

四

过完冬至，何婷婷要导师陪她上医院做常规检查。怀孕四个多月了，被羽绒服捂得严实的肚子开始显怀，师姐师妹们都说她胖了，嚷嚷要她去减肥。何婷婷笑笑，说冬天人容易发胖。导师知道她怀孕的事后，脸上一直没晴过，看她的眼神也不像以前那样时不时流露出一丝温柔来。他劝何婷婷把孩子做掉，别等月份大了再做伤身了。何婷婷听着满眼是泪，说你不是答应娶我吗？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生下这个孩子？孩子就是你的诚意，

我希望你留住这份诚意。如果你不留住诚意，那就是说一开始你就没真心对待我，不过是我当成随便把玩的女人，这样的话我可不答应，别把我逼急，我是什么都豁得出去的。导师见说不动，怕她说急了做下什么出格的事来，后悔当初不该玩火，现在烫着了不是。

从怀孕，导师没提出陪何婷婷去医院做过检查，她这样做，也不是故意为难导师，哪个大肚子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人陪呢！只是，她想对导师试探一下，他要真是绝情男人，肯定不会出这个面的。不过还好，导师面有难色，但还是陪她去了。

这次去的是月坛儿童医院。何婷婷的想法是，既然把孩子的父亲叫来了，就去最好的医院做全面检查。怀孩子是人生大事，她又是第一次，像其他育龄女人一样，她的心里对于一个健康的孩子怀着同样的期待。尽管这个时候她还不能确定，这个孩子最终能否为她赢得她需要的一切。

刚下过一场雪。北京的冬天难得下雪，薄薄地铺了一层，高楼林立的北京城像被白灰刷过一般，很洁净。尤其是路边光秃秃的树上，枝枝杈杈挂满白得耀眼的雪，一副美不胜收的景象。只是地上的雪过于稀薄，还没让人的视觉感受丰满起来，很快被滚滚车流碾压成黑色，车轮没辗到的地方也被汽车尾气熏成灰色，脏抹布似的一团一团堆在路边。景是没法看了，但何婷婷还是为这一场雪的到来心情好了起来，她觉得这场薄雪至少让这个城市的空气清新了。裹着长长的红色羽绒服，黑色高筒靴子，使她的身材一点没受肚子臃肿的影响，她心情不错，走路的步伐不像个孕妇。导师却像个败军之将，脑袋上扣顶圆帽，像个特工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响地跟在何婷婷身后，听到她跟他说话，不作答，也不抬头，只是敷衍地点点头。导师挑这种天气出来，不想碰到熟人，免得别人问起不知怎么回答。

也许是雪天的缘故，医院竟难得地没有人山人海，但病人还是不少。北京就是这样，空气不好，人容易生病，生个病去医院吧，到哪个医院都尽是病人，好像人光顾着生病，不干别的。排队、挂号、检查，走到哪都有张着嘴乱哭的孩子和大肚子孕妇。折腾了大半个下午，最后定格在B超上。何婷婷注意到，医生给别的孕妇做B超时，几分钟就好了，给她照时，却用了十几分钟。探头在她隆起的肚皮上蛇一样滑过来滑过去时，她有种不祥的感觉。果然，做完B超，医生的脸很严肃，一点儿也没刚才的温和